

伊朗见闻

贺 灵

2011年5月2日—10日，笔者随中国出版界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第24届德黑兰国际书展，并在德黑兰、伊斯法罕、安萨里港等地参观，在亲身感受伊朗这个国家全民阅读文化氛围的同时，也见识了该国及其民族的诸多外在形象和民族特质所表现的精神状况。在此言语几句，以飨读者。

（一）

伊朗人口不及八千万，却有400余家出版社，国民阅读率在世界上排列前茅，二十多年来，每年一届的国际书展——“德黑兰国际书展”，基本都是在春暖花开季节如期召开，2011年已至第24届，于5月3日在其首都德黑兰举行。我国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林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石永强为正副团长组成了三十余人的代表团参展，团员分别来自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科技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新疆教育出版社、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新疆音像出版社、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新疆出版工作者协会等十几个部门的管理者和一线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国驻伊朗大使郁红阳等参加了书展。本届书展与往届一样，鲜明突出了伊朗文化特色，难见哗众性宣传和投入，更不见商业化的投机现象，一切以图书展览文化为中心进行操作。各参展图书企业多以节约资源为旨，基本不见各式制作精美的宣传品和赠品，展台布置朴素简洁，均以突出展品为目的。5月3日，在一个多小时之内，各参展国的驻伊朗大使（部分）、文化参赞、出版界官员等代表齐聚现场，举行了简单的开幕式。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参加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介绍了伊朗国民的阅读文化传统，阐述了图书对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意义以及各国间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之后，伊朗作家代表讲话，强调培养全民阅读文化氛围的重要性，尤对年轻人提出了接受书本文化知识的殷切希望。

本届书展共有67个国家的1600余家出版社参展，其中伊朗400余家出版社的四分之一强都带着自己的精品参展，展品多为少儿、人物传、宗教类读物。中国展台以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教育出版社、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等维吾尔文、汉文的地域性出版物为主，其中以语言文字、传统医药、文物古迹、风情类读物最引人注目。在展示期间，许许多多伊朗读者（多为中青年）前来中国展台翻阅展品，拍照留念，咨询有关问题，并建议以后多带来一些介绍中国风土人情的波斯文读物，有的读者执意购取展品，以满足所需。新疆各家出版社参展人员又主动向伊朗读者介绍新疆的图书，收到了良好的外宣效果。

开幕式当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特意来到中国展台了解情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石永强向邬副署长介绍了新疆各家出版社参展图书情况、伊朗读者对中国图书的反应以及今后与伊朗出版界合作交流的意向等。邬副署长听完介绍后，鼓励新疆出版界多出精品，多策划传世之作，把出版“走出去”放在战略地位，并要求新疆出版人多与外界交流，提高素质，为新疆民族出版事业多作贡献。

5月4日，伊朗各类宣传媒体穿梭于各国展台之间，形成了采访高潮。伊朗国家电视台、新华社驻德黑兰分社记者，特意来到中国展台拍摄展品，采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石永强。石书记在逐一回答记者们所提问题的同时，不失时机地介绍了我国的民族出版优惠政策、目前新疆民族出版业成就、此次展品的特色等，提出了今后与伊朗出版界建立合作的意向，并向有关人员赠送了新疆的特色小礼品。当天，中国代表团在书展中心合并召开了“《孙子兵法》《道德经》新书发布会”和“新疆出版工作推介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国驻伊朗大使郁红阳、伊朗文化官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石永强以及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伊朗文化出版界代表等参加了会议。会上邀请了伊朗数家主流媒体、中国驻伊朗数家媒体记者作了采访。邬书林、郁红阳、伊朗文化官员、石永强及伊朗翻译工作者分别讲了话。邬书林副署长首先详细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亮点、中国出版业的现状、民族出版政策及其成就，然后提出了与伊朗出版界加强合作交流等具体问题。伊朗文化官员在讲话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予以了高度赞赏，并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加强出版界的交流与合作。石永强书记在讲话中，首先具体阐述了历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关心、扶持新疆少数民族出版事业发展的事实，用具体数据介绍了近年来国家对新疆少数民族出版方面的巨大投入和国家自治区分别实施的几大出版工程情况，并提出，以后中国新疆出版界要主动加强与伊朗出版界的交流与合作，把中国新疆的传统文化介绍给伊朗人民，让图书成为两国人民加强友谊的桥梁。会后，石永强书记向《孙子兵法》和《道德经》两本书的波斯文伊朗译者赠送了新疆特色小礼品。

伊朗是国民阅读率较高的国度之一，这得益于其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在本次书展期间，学校组织的各年级学生团队、一家老小、公职人员、高龄男女读者等，成为书展参观、购书的主流，尤其是女性读者更是受人关注，她们每每仔细翻阅图书内容，对图文并茂的少儿读物尤为爱不释手。离开展馆者很少见空手，少则数本，多则几十本载喜而归。我们发现，书展主办方不仅将书展当做展示图书和宣传出版社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将其办成了实实在在的图书展销会，因此，展期安排都比较长，就这届书展来讲，自5月3—14日的12天时间，足以使全国各地的读者都能够抽空光临，书商也能够赶印出市场所需图书，或及时不断地填新货。

自古及近代，伊朗（波斯）与中国、尤其是与西域具有经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但是，自近代以来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减少，导致当代伊朗中青年对中国知之甚少。通过这次书展感受到，目前在伊朗政府严格管制视频媒体的情况下，用出版物进行文化交流、宣传中国的风土人情是最有效的媒介途径。然而，在这方面，我们是刚刚踏上了小径，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发现和培育一批语言翻译工作者。

第24届德黑兰国际书展，虽然在组织协调、接待等方面显现出不少不足之处，但它是一次务实、高效的国际书展，它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和学习借鉴的东西。

（二）

伊朗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古称波斯，自汉朝之后，我国与波斯的经济文化交流经常不断，至隋唐，伊朗经济文化对新疆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丝绸之路新疆段文化内涵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不仅如此，当时新疆以及中原经济文化也深刻影响了古伊朗经济文化。时至蒙元，伊朗人更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实质，给伊朗社会留下了至今难以抹掉的清晰记忆，许多伊朗人至今一谈起中国便不忘提起蒙古人。而且，在伊朗文物古迹文化中，很容易寻觅到当年元朝文化的元素和痕迹。明清数百年间，两国交往已不如前代，导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非常之少。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相互缺乏了解的状况依旧无大改观。近年来，两国民间和官方交往逐步有所增加，相互了解也多了起来。

我们代表团一行先是在德黑兰驻足数日，在参加书市的同时，参观首都市容、国家博物馆、国家珠宝馆、巴列维王宫等。德黑兰的市容历史气息较浓，老城区几乎不见高楼大厦，多为有年代的三五层建筑，许多片区依山丘之坡而建，弯曲不规整，街道普遍较窄，而且拥挤，家庭车辆拥有率较高，绝大多数为家用小排量车（多为国产化的“标致”及韩国小车型），极少见到国外高档车，市中心堵车已是每天上演之常戏。在该国很难见到欧美游客，但可以见到日韩游人。伊朗人都将华人当为日本人，当得知是中国人，几乎都显出极为友好的面孔，许多人纷纷前来与我们合影，并说“秦”！两千年前外国对中国形成的固有称呼——“秦”，两千年后仍被“波斯”人照呼不误，并为妇孺老幼皆知，说明历史传统在伊朗的根深蒂固。

伊朗也是重要产油国，但产量不足，炼油能力弱，家庭车用油定量（有一定政府补贴），石油设施落后，至今难以更新和扩建。这缘于来自西方的多年制裁。伊朗原为封建君主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古兰经》为基本法律，为政教合一政体。1925年礼萨汗·巴列维在英国的支持下，推翻卡扎尔王朝，建立了巴列维王朝。该王朝父子相承，统治达54个年头，1979年发生伊朗伊斯兰革命，该王朝统治结束，开始了霍梅尼时代。从此，伊朗遭到西方经济制裁至今。受经济制裁后，外资基本断源，石油开采和炼制、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等均受致命打击，伊朗30多年来的发展程度，基本都是靠国内力量完成的。

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强力推行西方文化，虽遭到一些反对和抵制，但50多年的熏陶，也给伊朗社会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明显影响。在饮食、服饰、居住等方面，受西方影响最深，如男子普遍穿西服（但不系领带）、牛仔裤、休闲服，用餐都用刀叉，饭菜半西半伊（斯兰）等。人们路上相遇，无论相识与否，都要点头示意，或问一声好。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在餐厅，不见喧哗嘈杂者，因使用刀叉等西餐用具多年，都形成了一套西方式的规矩，在这方面，中国人的随意和无所顾忌，每每引起全场注目，此时，注意举止的国人往往无地自容。伊朗人说话、打电话都注意举止，很少出现旁若无人的丑态，说话轻声柔语，相互交往都很礼貌（伊斯兰化礼行），见不到粗鲁举止或吐痰等不雅行为。在伊朗，社会秩序稳定，几乎不见小偷小摸、商业欺诈、欺行霸市等现象。商贩午间做宗教功课或午休已成为传统，届时一定锁门走人，但店外商品或样品照样摆着无人看管，从不会丢失。男性个个将钱包插在裤子后袋半露在外，不会有被偷之担心。无论男女，夜间出门，没有人身安全方面的担心，为此伊朗学者再三提示我们，这里夜间很安全。伊朗是全国戒酒之邦，所有商场、酒店和餐厅根本见不到任何含酒精饮料，故也见不到任何酒类导致的社会、家庭问题和麻烦，也大大减少了人们

在饭桌上消耗的时间。在社会上，少年儿童的文明表现处处可见，这得益于良好的社会和家庭教育。巴列维王朝统治的 50 余年间，不仅奉行西方文明，还大力加强国民教育，创办伊朗首所大学——德黑兰大学，鼓励青年出国留学，提倡男女平等。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当局也一直抓教育不放松。因而，目前 7000 多万伊朗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在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而且，在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妇女已占百分之六十强。德黑兰大学教授告诉我们，妇女中受高等教育的比率越高，越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有利，说明在家庭教育子女的大都是受大学教育的母亲，她们首先为学校培养着合格的学生。这位教授的分析，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所谓“教育立国”，不外乎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在德黑兰参观国家博物馆、玫瑰宫、巴列维王宫以及国家珠宝馆等伊朗国家象征的宫馆时，感受了本国利用历史和传统文化传统，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做法，尤其是对中小学生进行历史文化传统教育的重视。我们在参观上述宫馆时，各年级学生参观队伍一直络绎不绝，一队接一队。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均分男女之队（目前在伊朗全国均男女分校），聆听老师和讲解员的精心讲解，许多学生边听边记录，又不时向老师和讲解员提问题。在国家博物馆，作为展示一国历史的博物馆展品，一些朝代缺乏全面性，汉代、隋唐、元朝，我想回避成份较大，主要是通过以本国主流历史展品为主，加强和突出了伊朗民族文化及国家精神，从而强调了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据导游讲，在学校教育中，参观这类宫馆、文物古迹场所，是课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绝不能为课本教育而“贪污”这些课外参观时间。相比我国教育情况，校外参观是我们最薄弱的一面，即长期忽视了人文科学教育对学生整体素质方面的重要作用，多用口号式爱国主义形式代替了其内容的教育，其结果，爱国主义教育往往流于形式，收不到实质效果。

伊朗的伊斯兰文明悠久而多彩，与新疆伊斯兰文明存在不小的区别。波斯人伊斯兰文化最辉煌时期的前首都伊斯发罕，是波斯人古老伊斯兰文明集中体现的地方，这里的伊斯兰文化遗迹，如四十柱王宫、伊玛目广场等，不仅记录了伊斯兰教发展变化的情况，而且还体现了该教博采不同文化形式以发展自己、完善本教内涵的历史。在四十柱王宫等伊斯兰宫殿，人们可以观赏到用绘画形式反映的波斯辉煌历史和带有文学色彩的传说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历史上也受其他文化形式影响的痕迹。在该城市，伊斯兰教的氛围较其他城镇浓厚，人们每天按时到附近清真寺做规定的宗教功课，严肃认真，秩序井然。工艺品、旅游产品，基本都表现伊斯兰文化特色。目前的伊朗社会比较稳定、和谐，据德黑兰大学教授讲，伊朗贫富差距不大，社会矛盾不突出，人们安于现状，国民幸福指数较高，这与伊朗独特的伊斯兰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一个国家的主体文化，是塑造国民整体素质的最重要方面，也是创造一个社会和谐氛围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研究各种宗教如何与现实社会制度（不管什么制度）达到相适应，从而为保持正常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作用，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在我国探讨和研究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依据我国的宗教现状和资料，而且很有必要研究和探讨其他国家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注意研究其积极因素是如何产生作用、如何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等问题。

伊朗较高的整体国民素质、基本普及的高等教育以及国民平均年龄低等优势，是本国以后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